



女性专题

醒来在人间

○陈利娟

最近在读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的作品《醒来的女性》,这是一部反映了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讲述了女主米拉和她的家人朋友们在人生四部曲——成长、婚姻、重新选择生活、完成自我选择的挣扎过程,给所有童话故事里男女主婚后生活留白的地方续上了真实。

书的一开始,就让人感到窒息。女主米拉将青春献给了柴米油盐,人到中年却被离婚。拖着有些停滞的灵魂,她被迫去面对外面新的生活,从体面的太太,一下子跌落成了孤零零的“怨妇”。

米拉的前半生,是高开低走的,她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这样一个聪慧的女孩,本该拥有大放光彩的人生,但在大家认同人生主题是“家庭”的社会状态里,婚前她只得从事一份无趣、不喜的工作,按时领着工资,一丝不苟地穿着紧身塔生活着。也试图反抗过,但家庭的施压和社会目光的蚕食让她屈服了。结婚后米拉被迫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要全权打理一个家庭,生活费的获取全凭丈夫的心情,而且不受劳动法保护,她的丈夫还说那一切都是女人应该做的,凶恶地对着她指手画脚。

米拉在婚姻上的痛苦,让我想起了我

的表姨、堂姐、朋友。我身边很多人仿佛都和书里的悲剧人物对上了号。我的表姨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她一开始和米拉一样,屈服并带了点对未知生活的向往,婚后和丈夫在地里侍弄庄稼,回家张罗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但公婆和丈夫的打骂冷暴力是常有的事情,不被尊重、得不到平等的痛苦撕扯着这个受传统思维熏陶的女性——凑合过日子的思想蛰伏了几十年,直到孙子都五六岁,丈夫还在因为婆媳间的拌嘴试图抽下皮带来打她,她才彻底崩溃。

离婚后,米拉去看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朋友莉莉,莉莉说起病友伊内兹的“怪癖”,“她喜欢昆虫,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

米拉思考,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米拉是一个拥有醒来潜质的女性,这种潜质在两性

关系里,被视为最不应该存在的危机。她们会在痛苦后选择再次进入校园学习,交朋友,又拥有了爱情但不被捆绑,尽可能自由地生活着。

虽然醒来的代价是踏过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但这是一种惊喜,思考是让灵魂得以恢复独立安放的最佳方式。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是醒来的,那些在大学里的女人也是醒来的,我的表姨也是醒来的,她终于在对几代人典型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汹涌澎湃的社会变革,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和坚守,以及中国式农民的朴实、勤劳与坚韧。

这是一部具有浓烈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巨著。然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却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者深受影响的乡土文化相融合。诸如作为本书主线的“六道轮回”,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和具有浓烈地域特色的方言,都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另外,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更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致敬与发扬。总之在风格上,这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质的“百年孤独”。

此外,为了更好地阐述出故事的完整性和立体性,作者极大地拓展了叙述的角度,除了西门闹投胎后的各个角色外,还增添了“蓝解放”和“莫言”本人,并将“莫言”塑造为被嘲讽的对象,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幽默性,加上诙谐俏皮的语言风格,为沉重的故事增添了笑料,化解了故事的沉重感,消减了人物在故事中凝重的痛苦,并让读者在品读故事的过程中,感受着“笑中带泪,泪中含笑”的复杂情愫,这对塑造并解读一个个鲜活的中国式农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独到的叙述方法,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与探索,必将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正如莫言所说,典型人物对于文学作品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在《生死疲劳》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典型人物,他们在各自短暂而匆忙的人生中,虔诚而执着地扮演着自己特有的角色,丰富着故事所构建出来的历史舞台。因为坚持“单干”



读书的女孩 汪政 摄

真正的美源于同命运的抗争

——浅谈《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性观

○李芹

最近,改编自张爱玲著作的电影《第一炉香》上映,而被网友广泛接受的“第一炉钢”的评论虽是针对演员外形的戏谑之言,却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形象(至少是一部分女性形象)作为“被凝视者”的存在,也就是波伏娃所指的“第二性”。显然,这与张爱玲创作这些女性形象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计其数,形象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她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不同于道德模板一样的贞烈烈女。“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对于美是执着的,无论是对环境的梦幻般的描写,抑或是对女性人物的细节点缀,无不体现出她对人生中少有的美感的几乎疯狂的搜寻。哪怕是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无法言语的深切情感,她还是能隔着那些令人搔痒的“虱子”,触摸到人生中如绸缎般的柔软。这样的张爱玲又怎么会令她笔下的女性仅停留在愉悦读者的表面上呢?

张爱玲所讴歌的美是深刻的美,是一种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悲剧性的美。葛薇龙是美的,但当你用现代流行审美中的“白富美”去衡量她的美时,你已然错过了她真正的美。“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那么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这是葛薇龙对自己的印象,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葛薇龙非常符合这样的描述,她皮肤白皙,又是娇养的,定然不至于瘦弱,所以她是肤白略胖的,哪怕将她的美理解为“壮实”也并不过分。

然而这外貌并不是张爱玲的关注点,因为张爱玲所关注的美从来不是外表,

而是那种力透纸背的悲壮美。葛薇龙那种因为被乔弃忽视而激发的异于常人的力量最为吸引作者,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这是一种近乎偏激的不合常理的爆发,甚至不被大众所理解,可是真正的女性不正是这样极易冲动的吗?她用她的方法养着他们,纵容着他,这种爱更近似母爱,而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妓女。“我与她们是有区别的,她们是不甘愿的,而我甘愿”,葛薇龙的悲剧源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被赋予爱一个人的能力。而她想冲破这命运,可注定是飞蛾扑火。这是葛薇龙的无奈,更是同样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对男权的无声控诉。

尽管《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弥漫着市侩的颓废和忧郁,可当我们拨开这些氤氲在文字中的雾气,那些由于与命运誓死抗争而头破血流的女性形象都熠熠生辉:少女时期的葛薇龙、梁太太、睨睨……都散发着一股女性独有的美,那种美是自信的、有生机的,而最终也是归于消亡的。

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指出,在男权影响下,女性一直处于被言说、被塑造的地位;不仅如此,女性作家也碍于“舆论羞耻”,没有办法塑造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在上世纪40年代这个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张爱玲敢于将生活中最真实的女性形象搬上历史舞台,这本身就是女性的一大进步。而她作品中洋溢着的敢于打破命运枷锁的女性悲剧美,在中国文学历史中树起了象征女性力量的旗帜。



读书札记

飘零而执着的人生之舟

○孙克艳

创作于2005年的《生死疲劳》,是莫言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用莫言的话说,诺奖的评委主要是因为读完了这本书,才把这个殊荣授予了他。

《生死疲劳》讲述一个冤死的地主西门闹,在历经了六道轮回,依次投胎为驴、牛、猪、狗、猴和一个带着先天缺陷的大头婴儿的故事。故事主要以动物们的独特视角,来体悟和审视1950年到2000年这几十年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下,一个叫作高密乡村,一次又一次发生着的变迁与改革。而引发这一次次社会变革的主要内容,便是土地这个沉重却不可逾越的具体事物。通过对几代人典型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汹涌澎湃的社会变革,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和坚守,以及中国式农民的朴实、勤劳与坚韧。

这是一部具有浓烈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巨著。然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却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者深受影响的乡土文化相融合。诸如作为本书主线的“六道轮回”,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和具有浓烈地域特色的方言,都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另外,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更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致敬与发扬。总之在风格上,这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质的“百年孤独”。

此外,为了更好地阐述出故事的完整性和立体性,作者极大地拓展了叙述的角度,除了西门闹投胎后的各个角色外,还增添了“蓝解放”和“莫言”本人,并将“莫言”塑造为被嘲讽的对象,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幽默性,加上诙谐俏皮的语言风格,为沉重的故事增添了笑料,化解了故事的沉重感,消减了人物在故事中凝重的痛苦,并让读者在品读故事的过程中,感受着“笑中带泪,泪中含笑”的复杂情愫,这对塑造并解读一个个鲜活的中国式农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独到的叙述方法,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与探索,必将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正如莫言所说,典型人物对于文学作品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在《生死疲劳》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典型人物,他们在各自短暂而匆忙的人生中,虔诚而执着地扮演着自己特有的角色,丰富着故事所构建出来的历史舞台。因为坚持“单干”



读书笔记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纳兰性德《饮水词》词集

○赵冰琰

纳兰性德,字容若,一位生在王宫贵胄之家,却悠然尘外的词人。有很多人将纳兰词中的“一生一代一双人”奉为爱情的圭臬,同时也对纳兰不能与心爱之人厮守到白头的结局唏嘘不已。

翻开《饮水词》,步入他的故事,一段“若只如初见”的开始,以及“秋风悲画扇”的结尾,让人感慨。纳兰容若这一生,自始至终都在追寻爱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

很多人说,纳兰容若是贾宝玉的原型,但纳兰与表妹的故事,似乎比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故事更加凄婉一些。

二人相逢的那一年,纳兰应是在七岁。表妹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而投奔纳兰府。从此二人朝夕相对,磨墨写词,读诗相和,在懵懂年少,情丝暗长。

“一朵芙蓉替秋雨”“小星如潮,斜覆囊心只凤翘”,是纳兰笔下羞涩的表妹。衣香鬓影,令他心牵,但是“暮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表妹的若即若离也让纳兰心生愁绪,满腔爱慕之情也无处诉说。

二人之间身份的悬殊还是给这段感情带来了不幸,表妹被送进宫选秀。“知道今生那见卿”“不信相思浑不解”,这段感情随着表妹的入宫就此夭折,葬在纳兰的心底,连同表妹绣的并蒂莲,也一并藏在记忆最深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总是对初见有种种眷恋,多想留住最初的记忆,多想留在最纯真的年纪。初恋,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点朱砂,滴在心头,那么小小一滴,却是鲜艳动人。要是总能如初见般的心动,天下的有情人总会跨越重重阻碍,终成眷属的吧?

一片伤心画不成

二十岁这年,康熙将十七岁的卢氏赐婚与他。妻子的温柔渐渐让纳兰从失去表妹的沉痛中解脱出来,从此鹤蝶情深、鸾凤和鸣。

就算远在塞外,他也一直思念着妻子,“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一种晓寒残梦,凄凉毕竟因谁”“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

而饱受排斥和孤寂的蓝脸、固守“路线”并不惜与“阶级敌人”同归于尽的洪泰岳、自私自利却总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聪明人西门金龙,为了爱情不惜放弃大好政治前途并抛家舍业的蓝解放……,这一个个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是对过去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典型人物的总结与提炼,他们朴实却坚韧地恪守着自己的本色,是对自己作为“人”的信念的坚守,也是对特定历史浪潮的回应。他们像一叶叶飘零而执着的孤舟,在时代的洪流里随波起伏,或被巨浪吞没,或在浪尖上弄潮,那些独一无二且不可追悔的选择,都是他们对人生的品尝。不管他们“成败”与否,都值得 we 铭记。

莫言曾说,他一直“把语言当成自己的终极追求”,并试图创造“新的句式与富有表现力的词汇”,来丰富我们伟大的母语。在《生死疲劳》里,他这样的努力与尝试,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些极富莫言特色的语言,宛如潺潺溪流汨汨滔滔,好似黄河水倾泻而下,又像堆砌坚实、富丽堂皇的宫殿的砖石一样厚重坚实,更似智者对世人醍醐灌顶的箴言……让人沉浸在他所塑造的语言殿堂里无法自拔。语言的魅力,在本书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达,展示了大师级别的风范。诸如: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

“有些狗,变成了人的宠物;有的狗,把人变成宠物。”

“当年许多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狗屁不是。”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林子小了,许多鸟就没有。”

“在子弹击碎表壳的瞬间,数字分崩离析,时间成为碎片。”

……

这是一个让人痛并快乐着的故事,这是一本让人笑中带泪的书。如果你觉得自己过于浮躁,如果你觉得当前的生活过于乏味或沉重,那么就用心品味它吧,它会慰藉你此生的失意,抚平那些过往的悲辛。读完它,捧着它,大概会引发你一声叹息。而那些令人纠结的不快,便随着那一声叹息,烟消云散了。如此,我们便继续轻装上阵,在人生的大海中如一片扁舟,飘零而执着地行驶。

此情已自成追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就在纳兰感叹无人懂得自己内心情怀的时候,命运让纳兰结识了来自江南的知己——沈宛。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棉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纳兰笔下的一阙《浣溪沙》,写尽了沈宛的绝代风华。纳兰的《饮水词》,沈宛的《选梦词》,并蒂双开,一时之间,二人成为了世人羡慕的一双玉人。

在纳兰三十岁那年的三月,沈宛北上,为纳兰带来了江南。四月,“燕尽水沉烟,露滴鸳鸯瓦”,沈宛与纳兰在别院中一起读书写字,挑灯夜谈,红袖添香。

五月,人间芳菲落尽,纳兰寒疾复发。“花底病身,懒画湘文”,纳兰的身体每况愈下,被病痛一直折磨到五月。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纳兰性德离世,享年三十一载。

“惆怅凄凄秋秋天”(沈宛作),在纳兰离世后,沈宛产下了与纳兰的遗腹子富森,便回了江南,从此杳无踪迹。

“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世事无常,纳兰这样一位痴情又富有才情的词人,上天给他多情的性格和才华,却未给他长寿。

纳兰将自己部分词作收录在《饮水词》中,多为悼亡、恨别、情思、赠答主题。何为“饮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饮水词》由此得名。人生可以说是一场苦旅,怅然回首,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愿世间美好,都如初见般难忘。

红色书屋 共享共建

近日,位于绍兴柯桥区柯岩街道高尔夫社区举行“初心驿站”红色共享书屋图书募集活动,得到社区孩子的积极响应。作为柯桥区人民政府公益创投项目之一,该活动旨在实现闲置书籍的最佳利用,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的阅读习惯。

钟伟、沈潇 摄

